

我的学生

◎ 欧诗云

当老师的总喜欢让学生写《我的老师》，似乎是讲台上心照不宣的“爱好”。今天，我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作文——《我的学生》。这并非为回望赞许，更多是在岁月长河的岸边，打捞那些被流水带走的星光。

初登讲台的光景，恍如昨日又似隔世。十年小学教师生涯，七个毕业班，近五百张稚气未脱的脸庞，像一本厚重却蒙尘的相册，许多页码已模糊不清。离开讲台三十余载，该重逢的早已重逢，余下的也散入了人海。

她，是我教得最早却“重逢”得最晚的学生。前不久，我的短文《哥哥是个好人》在网络间流转，竟如一枚时光的信标，引她寻来。通过友人、电话、微信，跨越了四十载光阴的沟壑，我们重新连接。

“欧老师好，我是您的学生。”为了确认这并非虚言，她发来泛黄的毕业照和一本小学日记。照片上，第一眼找到了戴着黑框眼镜、头发浓密的我，还有许久不见的同事，但那一群小小的身影难以一指认。日记本里，字迹清秀工整：“欧老师规定，我们每节课必须举两次手。”读罢不禁莞尔，原来“形式主义”的种子，那么早就播下了。她说：“当年您捧着我的作文本，在教室里踱步朗读，同学们羡慕的目光，

让我感到无比骄傲和幸福。”这些字句像一把钥匙，瞬间旋开了记忆深处锈蚀的锁。照片第一排，那个微低着头、眉目清秀、神情略带腼腆的女孩，面容渐渐清晰起来——是她了。

她报出几个名字：贺良彬、游礼君、何剑秋……这些音节像投入深潭的石子，在我记忆的水面漾开一圈圈清晰的涟漪。她说一直珍藏着我写给她的一封信，可惜在数次搬迁中遗失了，言语间满是遗憾。那时每年春节，我回乡过年，便给学生们布置一项特别的寒假作业：写一封信，通过邮局寄到我老家。我会挑选一些回信，或给佼佼者以勉励，或给需要者以慰藉。未承想，那年小学毕业考试多了一个应用文题目，赫然是“写信封”！考试结束，孩子们雀跃着围拢来：“欧老师，您预测太准了！”

四十年辗转，走下讲台，在检察、政法、司法行政的田野上耕耘多年，现已解甲归闲，安享天伦。当年的学生，正值人生的盛年。而她，已成为家乡颇有名气的作家，散文、诗歌、小说……在报刊杂志上累积了逾两百万字。前些日子，收到她的新作《岁月温暖》。翻开扉页，近照上的她，眉眼间的清秀依稀可辨，却沉淀了岁月赋予的沉静与成熟。

细细品读书中的篇章，仿佛跟随她的目光，重新凝视这个世界。她的眼，是滤尽杂质的清泉——能从父母琐碎的争执里，滤出相守的暖意；在村民老周布满荆棘的外表下，触到内里的柔软；于三姨跌宕悲辛的命运中，照见那份令人心折的通透与坚韧。她的眼，亦是拾珍者的灯盏——九块钱车票能抵达的村庄、十二湾的旧事、银河桥下的足迹、少华先生的身影、福德铺的烟火……凡她行过、见过、思过的，都化作笔端流淌的故事，带着土地的体温与人性的微光。或许，在未来的某一页里，我的影子也会悄然浮现。

掩卷，再看扉页上那双沉静的眼。她的文字已化作穿越时光的舟楫，载着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带着她半生的阅历与感悟，稳稳地停泊在我的案头。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又是一年教师节，为师者最大的欣慰莫过于此，当年无意间撒下的星火，竟在迢迢岁月之外，燃成了温暖他人的光。

写完这篇作文，我们尚未谋面，但我们已经相逢。

(作者单位:重庆市梁平区司法局)

躲在父亲的影子里

◎ 唐御伦

暑假带女儿旅游。下午爬山时，许是离太阳近了，日光白花花，女儿戴着遮阳帽，脸蛋儿也晒得红扑扑的。我撑开伞，也撑开一片影子，朝晒得“精神不振”的女儿招手，让她躲到伞下来。她骤然像是得了什么神仙甘露，恢复了精神，蹦蹦跳跳到我撑伞的右手下。只是，斜照的太阳仍倔强地晒着她。我看着好笑，说：“你要躲到爸爸的影子里来呀！”她转到我左手边，乖巧地拉着我的手，生怕我带着影子跑掉了。

女儿懵懂时就很喜欢和影子玩游戏。她外婆家楼下有长长的巷子，路灯隔得远，每次带她回家，影子都被拉得很长。我和妻子常用能变换大小、形状的影子逗她玩耍。刚开始她有些害怕，后面知道影子并没有什么厉害的，反过来追着我们的影子玩。她玩得累了，或是不想走路了，就会拉着我表现出“精神不振”，我奈何不得她，只好或抱或背。抱在手上的她笑逐颜开，在路灯下比画出各种造型，地上的影子也随之变动，高兴得很。反正在爸爸的影子里，什么都不怕。

父亲与我不一样，很是严厉，但小时候也和他玩过影子游戏，他也用影子护着我。乡下老家旁有几处坟茔，儿时的我每次夜里路过都怯怯地，但父亲在时，即或远远踩着影子也很踏实，虽然他不强壮，也不高大。上小学时，一次和小伙伴偷了上学路上户人家园子里的水果，被抓个正着。园子的主人很是气愤地说，我认得你，你是谁家的娃儿，我找你老汉算账……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最后怎么和父亲算的账，农村人惯常这么说话，也是这么行事。“找你老汉算账”就像父亲的影子，庇护着我长大了。

高考后，父亲想我继承父志学医或者读军校。我并不认为这是个什么好主意，在我看来，父亲毕竟只是一个赤脚医生，根本算不得正经医生，而他认识的所有人里，最高军衔也就中士。这一次，我不想再躲到爸爸的影子里，因为他“罩不住”我了。至少，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但后来，我如父所愿，一路过关斩将，幸运入读了军校。只是，也如我所想的那

样，父亲再也“罩不住”我了。我回家的时间少了，生活的交集少了，我的工作更是不曾涉足过的世界。在渐行渐远的长路上，父亲的影子越来越淡，几不可见。我也像个健忘的孩子，一醒来就忘记了昨日种种，忘记了那个曾洒下阴凉的影子。

直到女儿出生，我陪着她慢慢长大，和她玩影子游戏，把她护在影子里，这才想起父亲不强壮也不高大但厚实的影子。这，算不算“父亲的传承”呢？

而今，我知道，只有孩子需要的时候，爸爸的影子才是遮阳的伞。于是，我一边鼓励女儿大胆去探索尝试，一边提前准备好她失败的补救方案。自己则早早开始心理建设，以备哪一日她突然不愿躲在我的影子里了，虽然喜欢她跟在我身后踩影子的模样。

当然，我还知道，有父亲的影子可以躲是幸福的孩子。

(作者单位:重庆市总工会)

枝头笑靥

◎ 吴天胜

那条路，像彩绸似的从城市东边绵延至西边。路两旁，种了许多月季，一年四季，总会开出大朵绚丽的花儿来。

初见这些月季，市民纷纷惊诧，这是什么花儿？茎干笔直，顶端膨大，仿佛顶着糖果球，像月季，又没藤，若不是，偏又开出月季的花儿来，且比普通月季花更大、更艳，难道是月季的远房表亲？问过懂园艺的朋友，方知这是通过嫁接培育的新品种，仍属月季，俗称“棒棒糖”。这个名字形象、生动，老少皆爱。

最初爱上月季，是在一个同学家。同学母亲很好客，对串门的孩子很热情。如此，我们少了很多拘束，很快便发现了宝贝。她家房前屋后种了许多月季，又正当开繁时节。大家喜爱不已，围着花儿闻来嗅去，指指点点。见此，同学母亲便引我们到她家的花园前，地里是整整齐齐的月季树苗，已经长出嫩芽来。她用锄头带土挖出树苗，送我们每人两棵。

闲谈得知，同学母亲每年都要扦插一块地的月季树苗。因为周边村民早已知晓他家的月季开得好，一到春天，便会讨几棵种在房前屋后。见我特别喜欢，同学母亲又剪了几枝月季花送我。绽开的花儿像极了她脸上的笑容，一直存在我记忆里，始终慈祥、和蔼、亲切。

路上的月季仿佛开在了市民心尖上，每每路过，必会驻足赏玩。碰上青葱少年，定能诵出

郑板桥的“一尖已剥胭脂笔，四破犹包翡翠茸”。亦有慢步走过的长者，他们自会吟出苏东坡的诗句，“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时春”。

无论少年还是长者，他们赏着、吟着时，脸上都露出了浅浅的笑容，一时竟分不出花儿是笑容开的，还是笑容由花儿变的。

我吟不出那些绝美的诗句，又想将这些“四时春”拥入。趁月季修枝时，在路旁捡了几枝回去，插进花盆里。每日殷勤浇水施肥，只等它生根发芽。春杪扦插的枝条很快冒出嫩芽，不想正赶上入夏，烈日一烤就焉了。

那时，当季的月季花儿逐渐凋零，缤纷的花瓣坠满树底，直觉惋惜。我却不然，料想月季的根系在地下悄然织网，花信的力量正在城市肌理中蔓延。花儿本就与笑容难分，当它停在树底后，花信的力量难道不会随庞大的根系伸进千家万户？

于是，我没有放弃，不断地捡来枝条扦插，相信终有一天，月季会成活。

经历了春插、夏插、秋插的失败后，再次扦插已是霜降。期间，我已摸清它们成活的规律，也知道了哪棵月季的花儿是红色，哪棵是粉色，哪棵开得大，哪棵较含蓄。在园艺工人剪下入冬前的最后一剪时，我在早已选好的月季树下，捡回了一根根枝条，插入花盆。我知道，接下来将不再有异常气温，只待时节，阳台上将会开出笑靥般的花儿来。

其实，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我工作所在的

公安局大院里也感受到了月季的花信。

公安局前院是花园，种了些柚子、樱花、桂花等。这些树木高大、常绿，彼此留有间隙。有人建议，在间隙处，种上些“棒棒糖”，不但可以“补白”，也可“四时春”。

建议得到响应，负责后勤的同事买来成树，在间隙处三五成群地种下。更有几丛，种在了去信访室的路边。月季不高，采用高桩嫁接，主干约纸杯粗，枝条似指柔。这样的树苗好种易活，栽下即可开花。

果然，待到路旁的月季再开花时，公安局院中的月季也次第开出了红的、粉的花儿。花期一到，同事们便纷纷来到院中，远观的、近观的，总也赏不够，一个个露出笑脸，像盛开的月季。

曾见一忧心中仲的群众向信访室走去，不期然经过院中的月季。清风恰好拂过，摇曳的花枝绊住了她的眼神。或许是在赏花，或许是在调整心绪，她居然在花下怔了一会儿，然后才走进信访室。出来时，她紧锁的眉头已然展开，换上一脸如花的灿烂。我猜想，莫非那月季的花信传进了信访室？却又在什么时候，开上了她的心头？

忽然想起家中的月季，刚好妻子发来视频。阳台上红的、粉的一朵朵，正在风中笑得前仰后合，像颗颗绽开的“棒棒糖”。

(作者单位: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

都市搬家 (外一首)

◎ 殷贤华

我家住一楼，最接地气
我常赤足走进后院
就像赤足走在田间地头

我家后院不种花，种庄稼
比如高粱、小麦、玉米、土豆
我家后院也种蔬菜
比如葱蒜、菠菜、茄子、白菜
我把乡河里钓的鱼
放进后院的养鱼池
蜜蜂来了，蝴蝶和蜻蜓也来了
我几乎把一个小村庄
搬进了城市里的家

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我常常在后院和衣而眠
我相信此刻天上的月亮
就是家乡那个月亮
这个不用搬

都市泳池

这个时刻
我把身体托付给这座都市
这座都市又把托付给这条护城河

多好啊，太阳在河里
白云在河里，我在河里

当我的体温与水温热烈交融
我知道，这条河接纳了我

这不，一条鱼儿跃出水面
与我撞个满怀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落日 (外三首)

◎ 傅发明

从西山坠下，并非
沉沦。只为
东山再起

站在血色的
黄昏，昭告天下
黎明，即将诞生

用一夜阵痛
剖娩出：一个勃勃
闪亮的——黎明

磨难

磨难
给了我，魔一般的
咒语，我却用它来
寻找生活的——蜜

瀑布

不从高处，纵身
一跳，何来你
扣人心弦的精彩

又一春

半生抖抖瑟瑟的我
被她一抱。一辈子的
孤冷，瞬间捂热

(作者系重庆金融作家协会、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夏布

◎ 周雪

海棠花香，迎着朦胧
将眷恋刻在成渝两地交界的指缝中
托举起一颗明珠
闪耀着巨古的光芒
听，随风起舞中
传来芭蕉涌动的浪潮
夏布的馨香
于汉唐的飘逸中穿越而来
在骨髓深处打磨
质朴、勤勉与传承
与晨露、蝉鸣
镌刻着非遗之风

(作者单位: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